

“旧瓶装新酒”的民国古体诗

原杰

民国时期,白话文运动兴起,白话文学(新文学)遂成为中国文学主体,其中便包括白话诗(新诗)的诞生、崛起。但当时新诗大都活跃在北京、上海等大都市,而奉化由于交通不便、信息闭塞,新事物传到往往有一个滞后期。因此,除了新学堂的学生跃跃欲试写新诗、少数革命党人写些宣传鼓动诗,其他人还是习惯作古体诗。当然,民国古体诗,除了不时闪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,更有了觉醒意识、乃至民主意识。

引领奉化民国古体诗创作的,当是大堰女儿王慕兰。其诗有清新柔美的,如“偶携女伴踏青归,缓步相随燕子飞。笑向百花深处去,花前小立当薰衣”(《踏青》);有流露青春幽怨的,如“入夜雨淋铃,凄凉不可听。催人双鬓白,伴我一灯青”(《即景书怀》),但都已嗅得出现代气息。最引人瞩目的当是那些豪情诗。可以这样说,如果也遇上了像徐锡麟这样的革命党人,那么她很可能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另一位女侠……的确,读其诗,虽仍是古体,却已有现代意识,或者说民国意识;虽为女子,却写得颇有气魄、境界。其豪情诗大体可分为三类:

一类是抒写政治理想的。这在不太受世人关注、却颇为重要的《观秋季大运动会》里,表现得淋漓尽致:“黄帝纪元四千年,龙腾虎视争垂涎。睡狮沉沉未醒,四百兆民犹倒悬。”“济济生徒体育研,血脉流通筋骨坚。俨习五花八门阵,如荼如火真奇权。”“林枪雨弹利器全,要恃运用得其原。国民资格兵为贵,何幸活泼如飞仙。”“文修武备已观止,英气犹复萃翩翩。高呼万岁歌凯旋,花枝斜插帽檐偏。”……诗有感而发,借一场体育运动会,寄托强国强军强民的理想。

第二类是时事评论、发表自己的看法。如《闻义和团事》:“国是何堪托鬼神,一时冒昧误君亲。私心用尽无终局,如此江山几送人。”再如《光复纪念有感》:“纵观中外百尤侵,遍地哀鸿惨不禁。借问共和诸烈士,几时光复到人心。”上述诗作,无疑可看作政治性很强的时事评论。

第三类则表达政治主张。这已为世人所津津乐道,如《题〈女子世界〉》:“大厦原非一木支,平全尚有可为时。炼将彩石天能补,慢惜娲皇是女儿。”再如《赴作新女校》二首:“不堪女界久沉沦,有用都成无用人。贤母令妻大事业,要依双手作新民。”“维新籍作口头禅,言德容功孰细研。洗尽铅华还本色,莫教错认自由权。”表达了教育救国、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。

女平等的进步思想。

另一位是江迥(1857—1936),字五民,号良园,江口街道后江村人。清光绪四年(1888)举人,授文林郎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)任县立龙津学堂堂长,力倡新学。后任奉化县教育会首任会长。其虽与进士孙麟年纪相差不多,可思想意识要新得多,重视关注政治时事。如《六月十五日报载蔡松坡噩耗》:“霹雳无端震地来,惊心天柱忽崩摧。得非忌日传难信,终恐群情祷莫回。苦海合当沉万劫,大星谁与系三台。即今不作伤时语,重为斯人一写哀。”

溪口镇岩头村人毛思诚,其诗的民国意识则更进一步,直接与工作同事的交往:“公余偶尔学推敲,惹得骚人尽应输。百首摘华砖引玉,七言斗韵漆投胶。诸君潜德皆麟凤,似我居官直斗筒。假室非公离躅查,幸将文字订心交。”(《邑中诗人见余潮阳县著作纷来和韵赋此答谢代柬二首》)。而《留别县党部农工商学妇女各界》也同样提到:“公伐擎杯交致勉,勤劳党事莫蹉跎。”

与毛思诚异曲同工的是资深革命家、裘村镇曹村人庄崧甫,他则直接把工作写入诗中。如他在甲子孟夏,七到剡源,规画水利工程,视察公堂、沙堤、高岙、康岭、茅渚、三石、

上下脚驻等处,归,偶成一绝:“千山万壑赴沙堤,九曲传名古剡溪。可惜良田都变石,我来踏破几芒屨。”

当然,更多的民国诗人在反映社会生活、抒发切身感受时,因潜移默化自然而然体现出民国意识、民主意识。如曾任奉化龙津学堂校长、慈溪锦堂师范范校长等职的江起鲲,表现为对民生的关注。细读其《除夕》诗,第一联言时,第二联写景,第三联写思考,最后联笔锋一转落到躲债的平民身上“却怜避债人归未,二百村民半是贫”,凸显了一种人性境界。另外还有曾任国史馆编修的孙诒,其《寄怀五首赠周君岐隐五十》“八载困东夷,四海风尘昏。横流弥大地,时危道不存”;担任过军政部军需库主任秘书的周世棠,其《简淡园感怀》“舟车漫作天涯客,囊篋难从溪上渔。为虎作伥随处是,凭谁奸窟一时锄”;长期任教的张应皓,其《寇寇投降储无吾有诗来奉答》“差幸神州未陆沉,饱经颠沛亦伤心”……均紧扣时代脉搏,反映民国时期的新生活,抒发这一特殊时期的思想情感。

总之,由于在列强军事入侵的同时,西方的思想、先进的科技、文化也大量输入,开拓了诗人之眼界,也启发了诗人之思。因此民国奉化诗人的作品可形容为是“旧瓶装新酒”的古体诗”。

三味夜话(55)

“浙东唐诗之路”
激起浪打浪

沐小风

4月18日晚上7时,奉化女诗人曾谙安的一首原创诗《江南灵异事件之栖霞坑》拉开了此次文学沙龙的序幕——

那一年的桃花徒具妖冶气质
兀自烧到了烈烈的远景

……

南方的河流从不会封冻
筠溪也没有门

女人用泪水写成的信并不会溯源而上

……

邈邈月光照着润庄阖门的铜环

……

二十里云未能拦住她的倾诉

……

自此栖霞坑的桃花隐匿恐惧
年年春天披着烧死自己的火焰

……

“浙东唐诗之路”这个主题是一个月前就定下的,旨在为“唐宋诗路、风雅剡溪”全国征文活动吹响号角。近年来,奉化深挖全域旅游资源,九曲剡溪以其旖旎多致的风光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备受推崇。剡溪蜿蜒数十公里,历代文人尤其是两晋、唐宋大批诗家骚客纷纷前来探幽掠奇、寻仙访道、往来歌咏,留下不少诗痕遗迹;为吸引全国的汉语诗歌、散文写作者的眼球,我们奉化的文学爱好者有责任和义务先针对这个核心意象行动起来,抛砖引玉。曾谙安这首诗写的就是一个发生在唐诗之路重要节点——栖霞坑村的凄美传说,算是为此次沙龙来了个点睛。诗中,筠溪、二十里云、润庄、火焰般的桃花……这些元素都真实存在,这条诗路的丰富可见一斑。

奉化日报社两位编辑方叶和陈培芳也来到现场,上来就跟大家约稿,让多多支持“雪窦山”副刊和“读书”栏目,刹那间手机微信互扫的声音此起彼伏,现场一番欢腾。趁着诗歌余韵,曾谙安讲述了诗中所含的隐秘情史,引发唏嘘一片。沙龙主持人虞燕尽职尽责,很快将话题扯回到了唐诗之路。对奉化历史风物颇有研究的沈潇潇和原杰均笑言“唐宋诗路”这一说法涉嫌“擦边球”,因为奉化现有的涉及“唐诗之路”的文史(诗词)资料并不多,除了李白、陆龟蒙、皮日休等这几位的名字耳熟能详之外,鲜有其他著名诗人的诗作可考。但如果将“唐诗之路”作更宽泛的理解来处理的话,那可以做的文章还是会有很多的,但也要下功夫去做,比如原杰就已经通读了大量的唐宋词等,搜集、统计了30余首跟这条路有关的古诗,他说他还好好捋一遍《全唐诗》,毕竟它是中国唐代诗歌的巅峰之作与集大成者,他相信自己还能从中觅得一些珍宝,同时也呼吁大家积极行动起来,为宣传奉化做力所能及的事。

三味书店总经理卓科慧则认为,奉化重磅宣传“唐宋诗路”很有必要也很有意思。只要跟它沾边的人文风物,比如李清照、王羲之等等历史文化名人,均可以大张旗鼓拉过来作文章。他拿心学大师王阳明打比方,余姚人就是把长期生活在绍兴的王阳明“拉”回到出生地,后面的宣传才水到渠成,如今天下无人不知“余姚王阳明”,足见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影响力。宁海人更是凭着徐霞客日记里的一句“自宁海出西门”,生生搞成了如今规模宏大的全国性“开游节”。让艺术带

动经济,动点这样无伤大雅的小脑筋,无可厚非。

姗姗来迟的奉化日报副总编陈礼明则接上卓科慧的话头,说征文里的“唐诗之路”的确需要拓宽、延长,不止溪口,与萧王庙和江口有关的人文风物皆可入文人诗,大家大可放手去抒写。但是他希望作者在写这类文章时不要浮于浅表,流于层面,只抒发自身小情小意,而是要走出去、沉下去,结合征文理念探寻源头,深入采访、挖掘,严谨对待,才不至于闹出常识性错误,贻笑大方。他认为,我们这些作者在对题材的挖掘中,只有置身时代大背景去思考,去叙写,才能有足够分量的好作品。奉化能入笔人文激起感慨的资源非常多,值得好好作文,我们每位写作者都有责任让家乡生动、活泛起来。话锋一转,他讲到奉化日报“雪窦山”副刊每年将精心策划安排四次左右采风,他呼吁在座各位多参与,多思考,创作时间充裕了,作品质量也相应上去了。

四周突然陷入一片漆黑,停电了。陈礼明的讲话继续进行,有人笑称摸黑讲话是真正的三味夜话。两分钟后,恢复光明,话筒已经转移到了叶辉手里。他讲到了位于萧王庙慈林村的东南文章大家戴表元墓,这位700多年前的文学家隐居、埋葬于此,如今连去他墓地的指路牌都不见了。叶辉认为戴表元可能会是“唐宋诗路”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区文明办谢友建则建议把布袋弥勒的内涵也作一个延展,应该也能为征文增光添彩。

紧接着,杨洁波从茗山后遗址挖出来的鸟头蛇身说起,讲她受一南美女作家影响,写作时注重审视细节,眼光不能拘泥,更多要靠想象来填补。此次征文也应当这样,广纳素材,扎根土地,放飞想象。由于几天后,她要去宁波“天一讲堂”作一堂关于老妈及其作品的文学讲座,她在现场提纲挈领,提前跟大家分享了其中的梗概,沈潇潇点评说这是此次沙龙最精彩、最富文学性的一个环节。

之后,张桂佳、郭辉、应亚亚和吴壮贵等等几位新老文友纷纷讲述了他们跟“唐诗之路”和文学有过的或多或少的交集,把沙龙推向了高潮。

尽管沙龙“每日一诗”的执行人高鹏程有事未能到场,但我们都没忘记惯例,由女文友“花开若相惜”朗诵了高鹏程的诗《灯塔博物馆》。对诗歌的解读只能在此一笔带过:诗人没有将目光对准海面上的灯塔,而是另辟蹊径着眼于灯塔谢幕后的存在。一座灯塔因为被废弃才回到它自己本身,他打量着它锈迹斑斑的躯壳和烟熏火燎的内部,联想作为它自身的遗址和废墟,它在想什么?我们读者又能借助诗人赋予的上帝的视角看到什么?诗人没有回答,但他已经成功为我们作出了引导,让灯塔这个旧物重新获得了新鲜、在场的诗意。

另,在沙龙结束后的那个周末,资深文学爱好者竺培楠听闻了沙龙主题,很感兴趣,又集结了沈潇潇、王杰明、蒋静波、卓科慧和我,从“唐诗之路”的最先命名者竺岳兵教授和他的研究谈起,畅聊了整整半天,认为有趣即诗意,眼界在远方,唐诗之路值得更好地、全方位地去开掘。这是意外收获,也应该算是沙龙的延续,因此我也把它记录在三味夜话里了。

情绪的恶魔

原野闪电

乔装成苦瓜
用苦色
冰冷
汹涌的暗流
冒在额头虚汗

打扮成噪音
用利针
一针又一针
扎向心窝
淌在胸膛看不见的血

偷偷地占据心房
张开巨嘴
露出獠牙
一口又一口
吞噬无形年轻

惯用的伎俩
讽刺贬低指责谩骂
无厘头的火
用魔爪
血淋淋地撕去脸上的皮肤和肉

用全世界的黑暗
全世界的仇恨
全世界的愤怒
埋葬



秀水家园 许华玉 画

立夏蚕豆

陈峰

父亲用锄头把地刨开,把蚕豆种放进孔里,再盖上泥土,那泥土就是蚕豆的棉袄,它就这么睡在地里。这么冷的天,蚕豆会发芽吗?别担心,等春风拂过山冈,春雨润过土地,那初生的芽儿就会试探着从地上冒出来,施施然,伸个懒腰,觉得这阳光的温度是友好的,那么就开始大着胆子,今天一个样,明天又是一个样,直到蚕豆花开出来,像一羽羽的黑蝴蝶,多热闹呀,上下翻飞在枝叶间。不多时,枝杈间也生发出一节节,小小的,短短的,最后长得大大的,长长的,显现出粗壮的头,终于,在立夏前后,大人把它搬到餐桌成了主角。

在家乡,把蚕豆叫成倭豆,相传跟贼光抗倭有关。蚕豆,因为是立夏那天的必吃菜,所以也叫立夏豆。大人们常常会把刚上

市的蚕豆用一条线一颗颗串起来,结成一个圆圈,煨在饭馒头,熟了,晾凉,拿出来套在小孩的脖子上,那是多么地引人注目,父母对孩子的疼爱可见一斑。那孩子,摘一颗,又摘一颗,吃得脸上眼中都是得意。那脖子上的蚕豆一颗接一颗像叠罗汉一样,所以又有罗汉豆的叫法。但为什么叫蚕豆呢,说是蚕豆成熟的时候,正是蚕事开始的时候,于是叫了蚕豆。清代有慈溪人严恒曾写过一首诗叫《蚕豆》,起首两句就是,“田家豆熟逢蚕月,小荚丛生竟类蚕。”不过,据《中国蔬菜名称考释》里解释,“它扁平,略呈长筒或葫芦形,状如‘老蚕’,故称。”不同说法各持己见,但有一点是定论的,那就是蚕豆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,所以有些地方叫它胡豆。

蚕豆种起来省事,几乎不用怎么去伺候它。任它在田里,你把它种在四四方方的田里也好,种在边

边角角的位置也好,从不挑肥拣瘦,因此深得乡人的喜欢。于是在田头畚畹,随处可见,这边有几株,那边又有几株,都长得精神精神。清代乡人孙事伦也曾写过一首《罗汉豆》,“倘具大慈悲,普济人间食。”对这种平凡的食物寄寓了极大的希望。

蚕豆的青春期很短暂。豆的顶端嵌着一枚青青的月牙儿,有人叫它嘴喙,有人说它戴了顶帽子,这时候的蚕豆是可以连着皮一起吃的,嫩而不粉,鲁迅先生说盐水煮罗汉豆最好吃,对的,最好吃的莫过于清煮,把它当闲食,淡口吃。

母亲会过日子,要把它做成一道菜,能下饭的,叫豆绒酱。把蚕豆从豆荚里请出来,豆荚像沙发一样,里面软绵绵的,像一片云彩。摘掉豆的帽子,剥出豆肉,两片豆肉就成了豆绒,又青又翠。所需的食材是正上市的小笋,切成薄薄的圆圆的小圆圈,还有调味的咸齏,切成碎

末,三者混入一锅,滚起即勾芡,就是一道美味的时令菜。豆绒酱也只有有在上市的时候才能这么吃,过季就徐娘半老,变豆板了。

立夏那天,鲜蚕豆是不可少的角色,做成豆绒饭,糯米加豆肉,如果有条件,再加几片咸肉,一起焖,熟透后,用铲把饭和豆绒、咸肉搅在一起,那豆绒早已没有招架之力,一碰,就软绵绵,和糯米饭不分彼此,白色的米饭,青色的豆绒,咸肉油汪汪的,油肉透明,白肉红艳艳的,这一锅饭该有多么的好吃啊。

一个月后,蚕豆便进入了暮年。进入暮年的标志是它的帽子由青转黄,摘掉嫩黄色,那一轮月牙儿是黑色的,像弯弯的一条睫毛。这时候,剥掉它的壳,里面的豆肉是黄的,也有白的,吃起来是粉粉的,做成豆绒酱显然是不合时宜了,做成蚕豆煲,或葱油蚕豆,还是光光鲜鲜的一道菜。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三味书店
Sanwei Bookstore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